

茅草花开了，漫山遍野，无边无际地铺展着。荒坡野岭，河滩沟壑，连人迹踩出的荒僻小径上，也堆满了白茫茫的茅草花，宛若穷苦人家晾晒在院落里洗了又洗、褪尽了本色的旧棉絮，寂寥地铺陈着。风过处，絮絮的白花便纷纷扬扬地飘起，游荡着，又跌落在泥土里，或是低伏于另一丛茅草的根茎之上，随即被匆匆而过的脚踩进泥土里去了。风是看不见的手，年年岁岁，将这份微末的白色，泼洒在莽莽苍苍的大地之上。

茅草是卑微的，无人理会，也无人怜惜。人们踏着它走过，牛羊啃食着它生长，孩子们在茅草旺盛的田野里奔跑玩耍，却全然不曾多留意过它们一眼。它不似花朵那般引人注目，也不像稻麦一样受人珍重，它只年复一年，默然在野地中荣枯，自顾自地绿了又黄、黄了又白，白茫茫地覆满山野。它静默地存在着，仿佛只是大地一次无言的呼吸，一种最朴素本真的底色。比起那些被文人墨客吟咏千年的松柏兰菊，它太不起眼。它的存在似乎只是为了被践踏、被啃噬、被遗忘。然而，正是这看似无意义的铺陈，却构成了荒野最坚韧的肌肤。

我童年时，倒是曾为茅草短暂地欢欣过。秋风一起，茅草便抽出了花穗。毛茸茸的穗子初时微青，继而渐白，摇曳于风中，细密如丝，柔软似棉。彼时我与几个伙伴，常常跑到野地里，专挑那饱满厚实的茅穗采摘下来。我们小心翼翼地揪下白绒，攒满一把，便摊开在手心，轻轻吹一口气——白絮便如小伞般飘飞开去，在空中旋舞着，惹得我们咯咯笑作一团。那轻盈的絮絮，承载着我们懵懂无知的快乐，飘向未知的远方，仿佛替我们完成了一次短暂又充满希望的放逐。

那时，我们只顾追逐嬉戏，何曾想过，这些被我们随意吹散的微小种子，竟也深藏着延续生命的庄严使命呢？我们的欢愉，无意间竟成了它传播繁衍的助力。它那谦卑的、奉献的姿态，早已在童年深处埋下了伏笔。

后来有一次，我竟意外撞见过一个奇景。记得那是在山溪边，水流缓缓淌过石头，我循声走去，却见溪畔茅草从深处，赫然立着一只母鹿，身边依偎着两只幼鹿。母鹿警觉地竖起耳朵，眼睛亮如溪水，温柔中带着警觉，正俯身哺育着她的孩子。

幼鹿低头吮吸着乳汁，小小的身体在母鹿的腹下微微颤动，母鹿则不时抬头环顾四周，眼神里盛满了整条溪水的的光芒，也浮泛着如大地般深厚、无言的爱意。我屏住呼吸，僵在原地，不敢惊动这神圣的一刻。周遭茅草如绿帐般掩映着它们，茅草花在鹿角上方轻轻摇曳，溪水淙淙流淌，仿佛天地间只剩下了这深情的哺育图景。风很轻，茅草花细碎的白絮偶尔飘落在幼鹿湿润的鼻尖上，又或是沾在母鹿光滑的皮毛间，阳光透过草叶的间隙筛下，在它们身上投下斑驳晃动的光点。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荒野屏息，只有溪水的低语和幼鹿细嫩满足的吮吸声。茅草温柔地包裹着这神圣的私密空间，它不再是背景，而是这生命图景中不可或缺的、沉默的守护者。那洁白的花絮，是摇篮边无声飘落的祝福。

这画面如闪电般烙印在我心底。很久之后，偶然翻看一本圣书，目光停在《雅歌》那句“你的两

茅草的花

□老申

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时，幼鹿吮吸的温馨一幕瞬间重现眼前。原来这古老经文里的意象，竟在荒僻的溪边茅草丛中，向我昭示了生命最原始而神圣的温柔——那山野间自然流露的慈爱与供养，超越言语，直抵灵魂，其中蕴含的生命庄严，竟如大地本身一样古老而深沉。

多年后，母亲病重垂危之际，我守候在病床前，陪伴她走过最后的日子。母亲日渐消瘦，身体慢慢被病魔吞噬，然而她的眼神却一直清澈，盛满了留恋与慈爱。那天下午，她忽然示意我靠近，枯瘦的手伸向我，掌心里竟是一小撮茅草籽，包裹着那熟悉的、柔软的白絮。那草籽已有些干瘪，却依旧被她的体温焐得微温。

“还记得吗？”母亲的声音微弱如游丝，目光却异常明亮，仿佛穿透了病室的墙壁，望见了遥远的田野，“小时候，你最爱吹着玩儿的……撒出去吧，撒到土里，总能长出来的……”她的手指在我的掌心轻轻抚了抚那几粒微小的种子，如同抚住一个珍藏多年的

弥漫在雨雾中，茂盛的树林遮天蔽日。高高的刺槐、海棠、松树、柏树等树围拢着这座秋池，就像怀里搂着一个熟睡的婴儿。我来到秋池旁，细细地欣赏它。它的涟漪波澜不惊，如一首小诗向我娓娓道来。秋池倒映着山的魁梧、柳的婀娜，漂浮着荷花的清丽，勾勒出一幅山水画。

秋池游

□战军

小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溅起细细的水花，轻轻拨动着那幅恬静的山水画，形成了动静结合的动漫画。水珠扰动了小鱼，小鱼在水面下游动着，时而探出头来，拿取和我打招呼。可能它饿了，我拿出准备好的鱼食，丢给小鱼，鱼儿一个亮翅，刹那间把食物吃了。这一幕引得很多人哈哈大笑起来。迷迷蒙蒙的小雨，让池水溢满

秘密。“你看它，多不起眼啊，”她顿了顿，气息有些不稳，“踩也踩不死，啃也啃不光。人这一辈子，有时就得学学这茅草……”她目光温暖地望着我，如暖阳般拂过原野。窗外秋光正浓，隐约有茅草花的白影在风里摇曳。我握着那带有母亲体温的草籽，喉头哽咽，说不出一句话。母亲的生命之火正一点点黯淡下去，而这卑微的草籽里蕴含的生机，却自她枯槁的手心传递给我。这最后的嘱托，不是金银，不是珠宝，而是她用生命最后的光亮为我指认的、大地深处的真理。

几天后，母亲静静地离开了。安葬母亲的山坡上，泥土新翻，周遭却依旧长满了茅草。秋风瑟瑟里，白茫茫的茅草花如潮水般起伏。我默默掏出母亲留下的茅草籽，摊开手掌，轻轻一吹——细小的白絮乘着秋风，悠悠荡荡，无声地飘散开去，融入了山坡上那一片浩瀚的白花海洋。茅草花覆盖着新土，也覆盖着山坡下母亲安息的泥土，仿佛一层温暖而恒久的覆盖。生命卑微如草芥，亦尊贵似神明。茅草花岁岁枯荣，渺小得不值一顾；然而细想之下，这些深植于泥土深处、年年于践踏之后重生的茅草，不正是大地之上最坚韧的象征吗？它无言地诠释着存在的本质——不是喧嚣的宣告，而是静默的坚持；不是刹那的辉煌，而是绵长的韧度。它以最谦卑的姿态，完成了对大地最忠贞的守护。

那被践踏的，在践踏里扎根；那被啃食的，在啃食里蔓延；那被遗忘的，在遗忘里开花。茅草的花岁岁飘零，又岁岁重生，铺展成大地之上最浩瀚的白色宣言——生命啊，纵然微如草芥，它的根脉却紧握泥土，它的白花终将飘向天涯，宣告着：纵使卑微，亦要活出铺展天地的顽强。

这宣言，写在风里，写在每一粒飘散的种子上，写在母亲临终时掌心那微温的草籽里，写在溪边母鹿温柔守护的凝视中。它是大地最朴素的箴言，是生命本身不灭的回响。当我俯身，手指触碰到那柔软的白絮时，仿佛触碰到一种浩瀚的温柔与坚韧——它源自泥土深处，源自所有卑微却倔强地活过、爱过并将生命传递下去的存在。茅草花岁岁白，白得苍茫，白得恒久，它覆盖着一切，也启示着一切。

了我的眼睛，这时我才知道什么叫“秋池涨满”。有雨的秋池才是最有诗意的地方。

向秋池四周望去，那环绕的垂柳，像系在秋池粉颈上的丝巾。它舞动着翠裳，顿时使秋池有了韵律，有了风情，有了诗画。我沿着这条绿色长廊走去，只见芦苇舒展出无数条细长的叶子，叶子上有些许雨滴，一簇簇点缀在秋池边上。狼尾草泛着嫩黄色，花序毛茸茸的，在秋雨的洗礼下娇俏起来。芦竹依偎着墙角，独享一份难得的清静。八角金盘看到我来了，纷纷绽开叶瓣。我触摸着这些娇小可爱的金盘，感叹这一夜秋雨带给它们的活力。还有山上常见的香蒲，也在这里蓬勃生长，在秋雨的滋润下，散发出淡淡的清香。这里的五角枫、石楠、海棠、山荆子，都在守候着秋池，为秋池熏染上一抹色彩。

回来的路上，我发现邻居家的阳台上有一大团盛开的玫瑰，几片花瓣掉落在地上。我顿时来了诗意，随口吟出这几行诗：一碧晶莹的湖光，腾起着无邪的浪。我追逐梦到这里，湖光染满了秋黄。鹅柳静静地飘荡，柳絮已飞入天里。雾气在秋日蒸腾，我站在岸堤观赏。雾中柳不在远方，我把柳贴近脸庞。它柔曼又有诗情，丝滑得像一段香。波是秋天的吟唱，湖是我四季的盼望。柳把春色呼唤住，我和柳共沐朝阳。没有等到花绽放，但花香浸满心房。一夜秋花吐芬芳，来此不枉秋池涨。

曾经落莫无奈
曾经是孤寂悲凉
为独立自主而斗争
还我河山还我主权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人民第一关
踔厉奋发笃行不怠
担当作为斗志昂扬
争做忠诚国门卫士
实现人民美好向往

意气风发的黄海雄关
踏上了时代鼓点
沐浴初升的朝阳
迎来八十年华诞的烟台海关
重整行囊再出发
勠力同心铸辉煌

《中英烟台条约》在这里签署
屈辱的历史让我们永世不忘
被洋人把持主权
被铁蹄践踏扫荡
国家的独立与尊严
失落在异国他乡

把金钥匙装进人民的口袋
自豪和骄傲
写在了每一个国人脸上
做一回扬眉吐气的中国人
伟大的祖国啊
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
甩掉贫困落后帽子
从此走上繁荣富强

历经坎坷收回主权
顽强抗争驱逐西洋
不怕牺牲送走黑暗
浴血奋战迎来解放
历史沧桑
见证了历史
驻足了一百六十一年时光
烟台山下
朝阳街上

沟通太容易，谈心反倒难了。旧时一年一会，攒了365天的话；而今朝朝暮暮相见，掏心窝子的话却卡在表情包里。老友群里热火朝天，点开尽是“哈哈哈”和转发链接。真有事想倾诉，手指却悬停半天，最后只落个点赞。

都市鹊桥

□朱明坤

我曾见地铁里的一对男女。女孩歪头假寐，男孩指飞如电，是在和旁人热聊。车厢摇晃时他胳膊一挡，本能地护住她肩膀，目光却未曾离开屏幕。窗外恰有鸟群掠过，不知是鹊是鸦，横竖没人抬头。

连鸟都学乖了。公园里的斑鸠最精，专找独坐的人讨食。它们知道这人正寂寞，手机又耗完了电，裤兜里准有吃食。若见人举起手机拍摄，便扑棱棱飞走，它们不稀罕做电子银河里的道具。

人都想找个风凉的所在，穿堂风尤其一挡，本能地护住她肩膀，目光却未曾离开屏幕。窗外恰有鸟群掠过，不知是鹊是鸦，横竖没人抬头。连鸟都学乖了。公园里的斑鸠最精，专找独坐的人讨食。它们知道这人正寂寞，手机又耗完了电，裤兜里准有吃食。若见人举起手机拍摄，便扑棱棱飞走，它们不稀罕做电子银河里的道具。

祖母教我的是风的启蒙，而祖父教给我的则是风的应用和教化。

风

□刘志坚

春风起时，他会给我做风车，带我放风筝。冬天来临，他会带我跟他一起，用玉米秸扎成厚厚的风障，遮挡住吹向韭菜畦的冷风。那时没有塑料大棚，风障可以起到保暖作用。于是，大年夜，就有韭菜鸡蛋虾皮馅儿的水饺摆上炕桌，那滋味是天下第一鲜的。祖父不光农活干得好、风事做得俏，“蓝关戏”唱得也是乡间一绝。“蓝关戏”是流行于故乡的古老戏曲剧种，素有“蓝关开了台，婆娘

前日暴雨，有只幼鹊坠在楼道口。对门少年捧起它，却不知送往何处。他母亲拍视频发小区群：“求助！该怎么救？”底下瞬间涌来30条回复，无人现身。最后还是扫楼大爷拎来纸箱，嘟囔着：“娇贵啥，往昔的鸟崽都是用土法救活的。”

忽想起秦观说的“金风玉露一相逢”。如今玉露化成空调风，金风化作电扇旋，相逢倒比牛郎织女还难，约饭要排期，聊天要预约，连吵架都得等双方有空。麻雀还在窗外啄窗框，笃笃

夕照漫上楼群时，鸟群归巢。它们掠过无数亮着的窗，窗里有人视频，有人语音，有人对着发光的屏幕沉默。鹊桥从未消失，只是化整为零，拆作亿万条光纤电缆，每缕光里都流着半句咽回的话。

而真正的鹊儿，早卸了任，散作人间最常见的飞影。偶尔落地，叨走一粒面包屑，仿佛那便是所有相思结成的粟。

跑掉鞋”之说，可见多热闹，可惜后来日渐凋敝。为抢救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馆的老师登门采风，祖父把压箱底的戏本子翻了出来，讲得明明白白。对于采风一说，年幼的我不明所以，文化馆的老师教我：采风，就是采集民情风俗，也采集地方歌谣和戏曲。古代就有采风官，到各地听百姓唱歌并记录下来，所以他们又叫风人……听罢，我跟祖父说长大也要当这样的“风人”，把故乡的风、故乡的戏都记下来。祖父摸摸我的头，说：“那就好好念书吧。”

后来，我没能当成走四方的风人，却在书里遇见了更辽阔的风。读《诗经·国风》，像听见十五国的风穿过田野；郑风里有“北风其凉”的寒意，郑风里有“风雨如晦”的缠绵，那些风里藏着先民的欢笑与叹息，和故乡的风一样鲜活。再读《楚辞·离骚》，才懂“风骚”不是轻佻的风情，是《国风》的质朴与《离骚》的孤愤共同垒起的文学山巅。这时才明白，祖父守护的蓝关戏、祖母念叨的老话，原来都是“风”的一脉——风土里长出风物，风物里藏着风俗，风俗里裹着扯不断的故土情。

此刻，风又起了，带着熟悉的凉意拂过我的面庞。它从故乡的山口跑来，穿过祖父扎过风障的某地，裹着祖母蒲扇的气息，在我耳边轻轻地说：“你走得再远，我都替你记着回家的路。”